

影印
四庫全書

影印

文淵閣四庫全書

第一九一冊

北京出版集團公司
北京出版社

本冊目次

九經誤字

清 顧炎武撰……………一

經問

清 毛奇齡撰……………七

經問補

十三經義疑

清 吳 浩撰……………二五一

九經古義

清 惠 棟撰……………三五九

經稗

清 鄭方坤撰……………五〇三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九經誤字

詳校官監察御史_臣施朝幹

給事中_臣溫常校覆勘

總校官檢討_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正_臣翁樹棠

謄錄監生_臣薩龍光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七

九經誤字

五經總義類

提要

_臣等謹案九經誤字一卷

國朝顧炎武撰炎武有左傳杜解補正已著錄

是書以明國子監所刊諸經字多譌脫而坊

刻之誤又甚於監本乃考石經及諸舊刻作

為此書其中所摘監本坊本之誤諸經尚不

欽定四庫全書

九經誤字
提要

過一二字惟儀禮脫誤此諸經尤甚如士昏

禮視諸衿鞞下脫壻之綏姆辭曰未教不足

與為禮也十四字鄉射禮各以其物獲下脫

士鹿中翽旌以獲七字燕禮享於門外東方

下脫其牲狗也四字特牲饋食禮長皆答拜

下脫舉觶者祭卒觶拜長皆答拜十一字振

之三下脫以授尸坐取簞與七字其一兩字

之脫尚十九處皆賴炎武此書校明今本得

以補正則於典籍不為無功矣惟所引石經

子朝奔郊四字字體與唐不類考左傳昭公

二十二年王師軍於京楚辛丑伐京注云京

楚子朝所在又昭公二十三年王子朝入於

尹注云自京入尹氏之邑則子朝無奔郊之

事此四字為王堯惠等妄加明矣炎武亦復

采之未免泥古之過然不以一音掩也乾隆

四十六年九月恭校上

欽定四庫全書

九經誤字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九經誤字

崑山顧炎武撰

今天下九經之本以國子監所刻者為據而其中譌

脫寔多又周禮儀禮公羊穀梁二傳既不列於學官

其學殆廢而儀禮則更無他本可讎其譌脫尤甚於

諸經若士子各專一經而下邑窮儒不能皆得監本

止習書肆流傳之本則又往往異於監本無怪乎經

欽定四庫全書

九經誤字

術之不通人材之日下也已余至關中見唐石壁九

經復得舊時摹本讀之雖不無踳駁而有足以正今

監本之誤者列之以告後學亦庶乎離經之一助云

東吳顧炎武

易

匪其彭无咎明辨哲也

石經哲字從折從日與詩明星
哲哲之哲同音折又音制監本

誤從折作曹
哲之哲非

書

東迪北會于匯石經及監本注疏皆同按史記夏本紀亦作于匯今本作為匪非視

乃厥祖石經監本同厥德匪常石經監本同按唐柳

今本作則惟汝衆自作弗靖石經監本同師逾孟

津石經監本同釋文逾明作哲石經監本同曰哲時燠若石經監本

與斯同下當從日從口非無偏無陂本改頗為陂宋

宣和六年復為頗今尚仍唐作陂然呂氏春秋引此正

為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庭石經監本同度作刑

以詰四方石經監本同釋文詰

欽定四庫全書劉三吾書傳會選大抵與石經文同惟大全多同今本

何彼穠矣穠如容反石經及監本注羊牛下括與上

義石經監本同今不能辰夜石經監本同傳云辰

求爾新特石經監本同箋云求汝新外成不以富石

監本同箋云室家成事不足以得富也宋蘇家伯維

宰石經監本同鄭康成周禮注引如彼泉流石經監

本作流泉小祗自底兮石經作底從氏宋劉彞以為

宗諱凡字從民者皆省而為氏今人書昏為昏猶其遺

法也唐張參五經文字慈字下云緣廟諱偏旁準式者

從氏凡氏昏之類皆從氏又祗字下云莫中反禮記作

焉是則誤不皇朝矣石經監本同二章不皇出三

之甚矣既右饗之石經監本同

降予卿士石經監本同箋云下予之

呂氏讀詩記嚴氏詩緝並與石經文同亂離瘼矣

爰其適歸古本並作爰左氏宣十二年傳引此亦作

語杜注爰於也言禍亂憂病於何所歸乎朱子依家

作正云正長也石經同朱子依毛傳作

政但古本之異學者亦不可不知也

禮記欽定四庫全書

檀弓下使子貢問之監本注疏王制用地小大監本

小曾子問女氏許諾而弗敢嫁監本弗禮運所以

講信修睦而固人之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監本人下

玉藻入太廟說笏非古也監本古參分帶下紳居

二焉監本二喪服小記麻同有下麻同皆兼服之大字

脫襟記下視君之母與妻監本妻上復雍人拭羊

宗人視之監本視祭法禘郊宗祖監本作孔子閒

居敢問何如斯可謂參天地矣監本參下多一於字

已上並當依石經

周禮

考工記弓人非弓之利也監本脫也字 角不勝幹幹不勝

筋謂之不參均監本脫不字 其次角有濇而疏監本脫角字

已上並當依石經

儀禮

士昏禮婦說服于室御受監本受作授 視諸衿鞶下壻之

欽定四庫全書

九經誤字

綏姆辭曰未教不足與為禮也十四字監本脫 鄉飲酒禮司

正升立于序端監本序作席 則使人授俎如賓禮監本授作受

介俎脊脅肫肺監本肫作肺 鄉射禮改取一个挾之

監本取作作 大夫雖衆皆與士為耦下有以耦二字監本脫 與進

者相左相揖退反位監本脫退字 賓與大夫反坐奠于其所

興監本脫坐字 各以其物獲下有士鹿中翻旌以獲七字監本脫

燕禮太師告于樂正曰監本脫于字 主人拜送解監本送作

受亨于門外東方下有其牲狗也四字監本脫 大射儀第

七監本脫儀字 主人洗觚升監本觚作酌 上射降三等監本三作

二 上射於左監本於作與 司射東面于大夫之西北耦

監本北作北 司射作射如初監本作射作揖 北面告于公監本

脫告字 司射遂祖監本脫遂字 僕人師洗升實觶監本實作賓

司馬師受虛爵監本脫師字 公答拜賓反位監本脫賓字

聘禮賓避不答拜監本賓作客 尚攬坐啐醴監本醴作酒

覲禮坐奠圭監本圭作圭 天子乘龍載大旂監本旂作旂 喪

服異居則服齊衰三月也監本脫也字 不滿八歲以下皆

欽定四庫全書

九經誤字

為無服之殤監本脫皆字 壻傳曰何以緦報之也監本總下多一

也字 士喪禮即位于西階下東面監本于作如 哀子某來

日某卜葬其父某父監本來日下脫某字 若不從卜宅如初儀

監本宅作擇 既夕禮衆主人東即位監本脫主字 士虞禮簞

巾在其東監本巾作布 卒徹祝佐食降復位監本脫復字 尸

即席坐唯主人不哭監本唯作惟 尸受振祭監本受作授 特

牲饋食禮立于門外東方南面監本南作房 佐食啟會卻

于敦南出立于戶西南面監本脫戶字 洗獻衆兄弟如衆

賓儀監本脫上衆字 衆賓長自左受旅如初監本脫自字 長皆答

拜下舉解者祭卒解拜長皆答拜十一字監本脫 舉解者洗

各酌于其尊監本尊作奠 主人出立于戶外西面監本外作內

少牢饋食禮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監本薦作爲 振之

三下以授尸坐取簋與七字監本脫 尸受同祭于豆祭監本

同祭作 賓戶西北面拜送爵監本尸作尸 有司徹匕皆加

于鼎東枋監本枋作枋下西枋同 賓亦覆手以受監本受作授 立

于主人席北西面監本作西面 遂飲卒爵執爵以興監本脫下

欽定四庫全書九經誤字 六

宰夫執薦以從監本薦作爵 受三獻爵酌以醋之監本

賓戶西北面答拜爵上監本尸作尸

已上並當 依石經

左傳

宣十五年爾用而先人之治命監本脫而字 昭二十年古

若無死監本作古者 二十二年辛丑伐京毀其西南下子有

朝奔郊四字監本脫 哀十六年沈諸梁蕙二事監本脫沈字

已上並當 依石經

公羊傳

桓十五年祭仲存則存祭仲亡則亡矣監本則存下多一矣字

莊七年列星不見則何以知夜之中星反也監本脫則字

九年其言取之何監本脫言字 二十七年通季子之私行

也監本通下多一字 二十八年曷為先言築微而後言無麥

禾監本作後書 僖元年貶必於其重者監本脫其字 二十年

西宮災何以書記災也監本災作災 二十一年吾不從子

之言以至乎此監本作以此至此乎 文十三年周公用白牡監本

欽定四庫全書九經誤字 七

十四年淫乎子叔姬監本乎作于 成十六年成公

將會晉厲公監本脫晉字 襄二十七年子苟欲納我監本脫秋

字 二十九年僚惡得為君乎監本惡作焉 昭二十一年

春王三月監本作二月 二十五年終弑之而敗焉監本脫之字

定二年主災者兩觀監本主作時

已上並當 依石經

穀梁傳

隱元年珠玉曰含監本珠作貝 四年與于弑公故貶之也

監本脫 八年日入惡入者也監本惡下而祭泰山

之邑也監本脫桓九年則是放命也監本放莊二

年為之主者卒之也監本脫六年春王三月監本作

十四年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鄆監本脫宋

字 十九年其遠之何也監本脫僖十年吾若此而

入自明則驪姬必死監本明下更文五年昭以早而

含以晚監本作八年不至復監本復上宣七年來

盟者前定也監本脫九年楚子伐鄭監本于公孫

欽定四庫全書

九經誤字

寧儀行父亦通于其家監本脫成十三年遂會晉侯

齊侯宋公監本脫齊十六年存意公亦存焉監本焉

襄二年六月庚辰監本辰十八年非大而足同與

監本與 昭元年三月取鄆監本作四年為齊討也

監本討 五年以地來也監本地上八年弟兄不得

以屬通監本作不與楚滅閔之也監本作十一年

一事注平志監本注定元年此大夫監本此下四

年一事而再會監本作後哀元年子不志三月卜郊

監本志

已上並當

凡監本有筆誤顯然易見者不錄
其與石經異文而兩通者亦不錄



欽定四庫全書

九經誤字

九

九經誤字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經問卷一

詳校官給事中臣丁雲錦

給事中臣溫常綬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范 鏊

謄錄監生臣桑 英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七

經問

五經總義類

提要

臣等謹案經問十八卷經問補三卷

國朝毛奇齡說經之語其門人錄之成編皆一

問一答故題曰經問其後三卷則其子遠宗

所補錄也其中如論褚師聲子不解韋論肅

容肅損肅拜三者之分論婦人不稱歛祔論

欽定四庫全書

經問

稽首頓首之誤用論杜預注邱甲之非論儀

禮出二戴禮記不出二戴論甘盤不遜于荒

野論姓分為氏氏分為族論以字為氏不必

定用王父論兄弟不相為後破汪琬以弟後

兄之說以史記諸侯年表正趙世家記屠岸

賈之訛謂衛宣公無烝夷姜事謂孟子記齊

楚伐宋時宋猶未滅滕謂春秋桓公多闕文

論公行子有子之喪論微子微仲論鄭康成

誤注剿說為雷同論孔子非攝相論孔子適
周非昭公二十四年論畏厭溺論魯鼓薛鼓
非無詞論媒氏禁遷葬嫁殤論子文三仕三
已論來牲載書皆證佐分明可稱精核至其
中所排斥者如錢丙蔡氏之類多隱其名而
指名而攻者惟顧炎武閻若璩胡渭三人以
三人皆博學重望足以攻擊而餘子則不足
齒錄其傲睨可云已甚李塉作序目稱仁和

汪祭酒嘗答人書謂西河論經終不見有紂
理似乎鄭康成杜預孔穎達賈公彥輩皆有
羸有紂而西河隨問隨答無是焉其推挹甚
至而其以辨才求勝務取給一時不肯平心
以度理亦于是見之可謂皮裏陽秋矣然以
馮鄭之淹通濟以蘇張之口舌實足使老師
宿儒變色失步固不可謂非豪傑之士也乾
隆四十五年七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經問卷一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彭軫山東昌邑人問左傳哀二十五年衛出公輒作

靈臺藉圃與諸大夫飲酒焉褚師聲子鞮而登席公

怒杜預註曰古者見君必解鞮鞮嘗疑其說執以問

人人無有知者夫解鞮穢事也豈有見君而解鞮以

為禮者況曰必解鞮則直定典矣此何所據而云然

欽定四庫全書

經問

此事舊嘗問之經師經師亦不解後先仲氏略道其概

大抵古無椅制布席而坐宋南渡後毛晃增韻始有生椅床凳諸字前此字書與行

文俱無有而坐當親地惟恐屨來汚席故坐必脫屨如曲禮

云戶外有二屨言聞則入言不聞則不入此言入室之

禮謂入室必脫屨戶外因入室必坐坐必設席當戶內

也又云侍坐于長者屨不上于堂此言升堂之禮謂升

堂當坐則脫屨于堂下而登席否則即着屨上堂以坐

則脫屨不坐即不脫屨也禮飲亦然凡禮飲則君臣賓

主無不脫屨不止臣見君而已故鄉飲酒禮賓主皆降

脫屨而後登席此皆脫屨之有明証者但脫屨非解鞮

也惟至燕飲則君但脫屨而臣必解鞮記曰燕則有跣

跣者解鞮也蓋禮飲不過三爵油油而退即坐而取屨

而燕飲必盡歡盡歡則必解鞮其曰見君必解鞮者非

謂見君之禮皆然也以為燕飲時則見君而必有然也

此承傳文之飲酒言也此即記之所謂燕則跣也跣解

鞮也

欽定四庫全書

經問

然則漢張釋之傳帝召王生居廷中王生以襪解命

釋之結襪得毋王生見帝先已解襪故命釋之重結

之此即見君解襪之意與

曰是不然王生召見非燕飲何得解襪且襪解與解襪

不同傳稱文王無結襪之士而呂覽云文王繫墜左右

莫肯繫謂文王出遊無故繫解左右賢士以為繫襪本

賤者之役故莫肯來繫此與廷尉為王生結襪事正相

反然其曰襪解猶之繫墜謂其襪繫無故自解非有為

解之者也是以哀帝紀云帝賜中山王食後飽而起下襪繫解亦謂中山食畢襪繫自解加一繫字尤為分明夫帝賜食而不賜燕則襪繫自解猶曰非禮況但召見而可解襪乎

但據先生教言古坐必脫屨非為行立言也入室始脫屨則在堂上必不當脫屨也乃漢蕭何傳何賜屨上殿則凡屨不得上殿矣殿廷非室上殿不必坐而凡屨皆不得上則與坐必脫屨入室始脫屨之說又

欽定四庫全書

經問
卷一

復有異此古制與抑亦漢法如是也

古制漢法俱無明文即堂室席屨行立坐起種種亦何曾有儀註影響可以稱說但云坐必脫屨此亦不過就曲禮退坐取屨與夫跪而遷屨坐而納屨諸文細為推討則自似脫屨之儀非行立所宜有故少儀又云凡祭于室中堂上無跣士虞禮曰尸坐不脫屨亦以升壇入廟趨蹌登降無事去屨故禮註曰朝祭不跣以朝與祭時則並不當有坐理也乃考之漢後則大不然不惟行

立皆跣即朝祭亦跣蕭何與操莽俱不脫劍履上殿而其餘則否延至六朝凡郊與廟帝皆脫烏升壇脫烏上殿即唐時開寶通禮凡太廟祫禘帝必去烏而後入甚至朝士詣三公至閣下脫履過閣又着履而尚書丞郎詣令與僕射尚書並然則是漢魏六朝以至于唐並朝祭脫屨或謂坐席親地革于唐末然亦無明文此與古者朝祭不跣之制正相抵牾不止蕭何一賜履見漢制也且脫屨解襪古以明歡並非著敬謹之禮而後并移之朝祭劉宋有冬

欽定四庫全書

經問
卷一

月不解襪之令而梁天監中尚書參議謂跣襪之制起于燕坐今朝祭並然則清廟崇嚴亦宜跣襪是歡燕跣襪竟一變而為朝廟崇嚴之節誠不知其制起于何時此并非出公藉圃之飲所得援引為故事也

若然則朝祭之跣起于後代劇不足據但軀曾客淮聞淮客有論采菽之詩者謂采菽以諸侯而朝天子乃其詩曰赤芾在股邪幅在下夫周制邪幅即漢後之行滕也偪束其脛自足至滕故曰在下則已無襪

矣又左傳臧哀伯云衮冕黻珽帶裳幅舄皆朝會之服而但言幅舄並不及襪蓋後之行膝以絨足者皆有襪以蒙其上者也經傳之所謂幅則皆無襪以蒙其上者也惟無襪以蒙其上故祇見幅亦惟有幅以蔽其下故可去襪則是古凡朝祭並無不却襪而見幅者得毋三古之制原自如此故漢魏以後尚存遺意而逮今而併失之與

曰是又不然向使幅外原有襪而仍露幅以朝見則制

欽定四庫全書

經問

五

襪何用朝見既露幅則並不當有著襪之時又安用去襪此皆理之無可通者古者幅舄履襪各有其制或解或着各不相掩大抵蒂在股下而過于膝一名為蔽膝是也故曰赤蒂在股言在膝之上股之間也幅即邪幅在膝下而邪纏之以周于足禮註所謂偪束其脛由足至膝是也故曰在下言在膝下也若夫襪則在脛之下足之上護脛幅而藉足屨者故一名曰韎釋名曰襪者末也在足之末也一名曰絺絺足者也則是古之為襪

祇以蓋足非如今之長廣可蓋膝者其制窄而淺一如

履然襪止蓋足與今制不同故古樂府華山畿有各襪事蓋襪者筏也履曰舟襪

曰筏其形同也是以跣義有三一脫屨則猶有襪也一解襪則猶有幅也一徒跣則并幅去之也跣例亦有三凡坐而脫屨則襪尚存也燕飲而解襪則幅尚存也至于喪者徒跣待罪者徒跣則幅亦并不存也然則幅存襪解幅不加顯幅襪並着幅亦不加晦不得謂邪幅之見由于無襪以此為朝廟解襪之証也

欽定四庫全書

經問

六

然而又有疑者男襪與女襪一也今女襪長廣但蓋臍肚而並不蓋足則與筏異矣且何以知襪之同于履也

則以履襪一類男女一製今之女襪並非古法且亦不知為何名予謂履可同于襪者禮註單下曰履複下曰舄而宋儒作周禮訂義有曰單着者為履複着者為舄則服履于舄之內非即襪乎襪可同于履者曹植洛神賦曰羅襪生塵而解之者謂步波而如踐地一如履之

親地而底有埃者則襪非履乎且如今之女襪而可以親地乎是以男子着襪惟見有幅女子着幅惟見有襪內則于子事父母則曰偏屨着綦但言偏幅而不及襪于婦事舅姑則曰衿纓綦屨但言衿纓而不及偏遂致宋人作禮書者直曰婦人不用偏而世之妄解者并據作男子却襪婦人去偏以為尊前承歡之証則直是獠獠之俗徒跣奉堂大無禮矣古文叙事原有詳略或纓或偏不礙互舉况男無帶綦但見邪幅而女則紳纓繚繞而不之見見偏則及不見偏則不及並無他義不然男婦一也男子有行滕而女反去絨而却纏可乎

欽定四庫全書

經問

七

然謂燕坐脫屨不並解襪是矣至謂燕飲解襪不並解偏幅則似不然當出公怒聲子時聲子之謝詞有曰臣有疾異于人若見之君將斂之是以不敢此謂其足有創恐一解偏幅將必致見創而生穢惡故不敢也則似一解襪而幅已去矣若其幅尚存則創且不見何斂之有

是又不然夫世無徒跣可行禮者予前謂居喪待罪始有徒跣此非妄語彼聲子之不解襪非無幅也以幅不至足也其幅不至足者以疾也非恒例也

沈玉亮

字瑞岑

問內則云不有敬事不敢袒裼夫袒裼

裸裎見于孟子此大不敬之事乃以袒裼屬敬事固已奇矣至鄭康成註則又曰父黨無容謂居父之側不事容飾即俗所云至親無文者則袒裼有何文飾經與註俱不可解

欽定四庫全書

經問

八

舊亦疑此禮且鄭註父黨無容語亦出玉藻文禮指袒裼為敬鄭氏又指袒裼為容飾原無可解但讀書貴通達有但讀彼書而此書已豁然者往讀樂記云周旋裼襲禮之文也又讀玉藻云不文飾也不裼夫裼亦何與于文飾而諄諄言之乃玉藻又云裘之裼也見美也君在則裼者盡飾也然後知此所為裼謂裼衣裼裘使美見于外正文飾之事與孟子袒裼褻褻截然不同且其以為文又以為敬者孔疏又云父母之所以質為敬臣

之事君以文為敬故又曰襲裘不入公門則是袒裼見美本為文飾而即以之為敬君之事此正與不有敬事不敢袒裼兩相發明蓋袒裼者事君之敬不敢袒裼者事父母之情也經文鄭註俱非無義也

然何以同一袒裼而一以為褻一以為敬

予亦嘗疑之但袒裼本不同有去衣之袒裼有加衣之袒裼去衣之袒裼如射禮袒決喪禮袒括髮鄭詩袒裼暴虎郊特牲肉袒割牲左傳鄭伯肉袒牽羊史微子世

欽定四庫全書

經問
卷一

九

家面縛肉袒俱是也此即爾雅所云脫衣見體荀子所謂露晝詩註所謂露體為禮者不必皆敬事也雖曰肉袒割牲亦敬之一節然與臣敬君子敬父母全無與也

若加衣之袒裼則有袒錦如衛風衣錦綯衣裳錦綯裳綯者單也謂夫人衣錦必加單衣于其上謂之裼衣但又加一衣袒而不襲則其美見焉又有袒裘如狐白加錦衣狐青加緇衣狐黃加黃衣羔裘加緇衣皆加單衣于裘上但外又加一衣袒則裼之而美見襲則掩之而美

不見檀弓所云襲裘而弔裼裘而弔是也此即禮註所

云袒而有衣曰裼者則是去衣之袒裼為褻加衣之袒裼為敬明有分別特是加衣之敬近乎文飾但可事君而不可行之于父子之間故事父無容必遇有他敬事始裼之餘則否其所云他敬事雖禮無明文然家庭之間保無禮節當文飾者此皆不可知之事也若朱元晦謂敬事如習射之類此總誤認加衣為去衣故憑臆作此言夫習射非敬事且父母之側亦不當習射即或非

欽定四庫全書

經問
卷二

十

習射而無故而脫衣袒膊一如習射之為狀亦必非事父母之節況脫衣袒膊除習射外亦復有何等事與習射類者而曰類請一思之

姜兆熊

會稽人係姜桐音先生之子康熙癸酉舉人

問曲禮坐而遷之少

儀授立不坐坐字俱是跪字古跪坐無二儀亦無二字凡坐儀並無有以尻着席者大抵兩膝著地而直身曰跪兩膝著地而以尻着兩足踵即謂之坐故小雅不遑起居詩傳作跪居謂挺身為跪莫身為居是

以管幼安坐藜牀着膝處皆穿以膝跪故也第不知跪坐之儀何代更易以至于此

此等沿革古皆無明文即禮著事始者亦皆不之及故三古禮儀無問大小逮今並無一通全者吾亦安敢效宋人惡習憑臆言禮特所云跪坐一儀亦似未是古跪坐通見亦以古坐親地每從坐起時必先由跪而後能起故跪亦稱坐實則跪坐二儀不得混同往在長安施侍講坐侍講自言提學山東時見孟母廟座傍有石人

欽定四庫全書

經問
卷一

跪侍云是孟子像得于孟母塚中者予見之皇然不安一則與作俑無後之說自相矛盾一則入廟思敬豈可令見一前哲終古長跪者往欲亟毀之而未逮也時一客蹶然曰此正坐也古坐只是跪而曾未聞即侍講不能答予謂坐與跪畢竟有別行立坐卧是四大節未可以折腰屈膝趨走停站偶然承奉諸畸節強當其名夫踦足不可以當立曲肱不可以當卧豈有屈膝可當坐者若然則古分跪坐二名造跪坐二字皆多事矣但坐

有二儀一是危坐即跪坐也跪者危也兩膝隱地體危隍也故莊子曰跪坐而進之而梁蕭總受書敬謹即束帶危坐大抵侍坐長者問業則行此禮如曲禮請業則起問更端則起所云起者謂直身而起而尻離于踵名為長跪亦名為長跼史范睢傳長跼請教小雅起居之起皆是也及請畢而還奠其身則頓尻于踵即謂之坐又謂之居論語居吾語汝小雅起居之居皆是也而總之名為危坐然則孟塚石人本危坐儀耳弟子侍長者

欽定四庫全書

經問
卷一

臣侍君子侍父總如是耳若坐則以身奠席名為安坐曲禮坐必安言身當奠安也又謂之橫膝而坐曲禮並坐不橫肱謂膝當橫肱不當橫也故士相見禮立則視足坐則視膝亦惟膝在席上故嘗得視之以覘動起是以三國志諸葛武侯抱膝而坐晉楊方詩居願接膝坐又朱異促膝而坐以道故舊惟橫膝則可抱可促亦可接若跪則皆不能矣吾不知席地之坐止于何時而晉唐以前與古無二皆可取証若管幼安之藜牀着膝亦